臺灣 #MeToo 運動與中國公民運動： 性平與批判文化作為連結的核心價值

文 | 沈秀華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2023年5月31日起，短短數日內多起以社交媒體指控執政的民進黨前任或現任從政與黨工人員的性騷擾以及相關主管隱匿或沒有適當處理事件的爆發，開啟臺灣的#MeToo運動。#MeToo是指自2017年10月以來，先是發生在美國影視產業，後來延燒到其他場域以及其他國家的社會運動，主要形式是以網路社交媒介，通常以第一人稱方式，公開說出個人所受的性騷擾、強暴，以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經驗，往往直接揭露行為人／施暴者的真實身份；性別、性取向、身份位階等交織權力關係是暴力施展的根本問題。

臺灣這波#MeToo運動過程所涉及的社群與影響，有個引人關注的現象。#MeToo剛在臺灣爆發之際，2023年6月2日一位化名為「李援軍」的臺灣青年李元均在Facebook發文，指控中國知名六四民運人士王丹在2014年6月6日於美國紐約法拉盛的一間旅館，強吻當時19歲的他，並試圖解開他的衣服。李元均是在臺灣社運場合認識了王丹，在王丹力邀下一起從臺灣到紐約參訪。緊接李元均的指控，因王丹曾長時間在國立清華大學兼課認識的前學生徐豪謙，以及因自身就頗為關注社會議題而慕名王丹的中國六四民運光環的匿名臺灣青年男子，指控王丹對他們的不當身體撫摸或強灌酒醉後的乘機性交。面對控訴，王丹一開始態度強硬，透過自己的社交帳號發文否認指控，也表示不會對相關事件予以回應，後來以歡迎提告、支持以法律途徑尋求真相來回應相繼湧入的質疑與指責。李元均在6月7日以涉嫌「強制性交

未遂」提告王丹，案件由臺北地方檢察署受理，進入司法調查程序；清華大學性平會也快速地對該校友徐豪謙案以及曾修過王丹課程的學生展開相關調查。除了上述兩位以公開方式對王丹的控訴外，一位匿名為 K 的臺灣男同志跟媒體揭露王丹在 9 年前曾灌醉他、對他「趁機性交」，K 之前也關注與參與過一些社會倡議議題。

以臺灣八旗文化出版的《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一書，而與臺灣媒體、文化與當代中國研究相關社群有相當多互動的中國媒體／公民運動工作者趙思樂，6 月 4 日也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揭露在臺灣拜訪期間曾分別遭受臺灣資深媒體人曾柏文與王健壯的性騷擾。曾柏文曾是《端傳媒》的評論總監，也任職過多個國民黨政機構；王健壯是資深知名記者，長期來是不少臺灣知名媒體的核心掌控者，兩位在趙思樂的指控後，分別發文向趙思樂以及其他受他們行為而困擾受害的女性致歉。

在 #MeToo 持續發酵中，旅美中國人權律師滕彪 6 月 21 日「搶先」在被行為人公開指控之前，透過自己的 Twitter 帳號發布道歉聲明，又揭露另一件牽涉臺灣與中國（香港）公民運動圈的 #MeToo 事件。在 2014

年流亡美國前，滕彪在中國是位相當活躍知名的維權律師，參與多起受關注的維權辯護與營救，也參與相關組織。到美國後，滕彪以參與不少相關中國海外民運組織，並以在美國知名大學講學與寫作等方式，活躍於海外中國民運圈。出生於臺灣、成長並工作於香港的一位化名為「心語」的新聞工作者，因為長期關心且報導中國人權相關議題而與中國民運圈人士相熟識與往來。根據心語接受《菱傳媒》訪談，他在 2016 年 4 月參加註冊於美國、倡議中國民眾的政治與社會權利的中國海外民運社團「公民力量」所組織的訪問團，與一些香港民運以及旅美中國民運人士前往藏人行政中央噶廈（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印度達蘭薩拉（Dharamshala）訪問與參加會議。在正式活動結束多停留的一天，滕彪在他不該出現的旅館房間裡——以心語的話來說——「企圖強暴」心語（王秋燕，2023），不過，滕彪在道歉聲明中以「一場異常笨拙的求愛」的錯誤行為，直接否認心語的性侵指控（張淑伶，2023）。

在王丹與滕彪兩位旅外中國民運與維權人士被 #MeToo 指控後，多位流亡／旅居海外的中國女性公民運動者相繼在社交媒體上，披露自己曾遭受當前居住中國國內的男性維權律師或公民記者，利用維權之際的無助與恐懼對他們性騷或性侵。如目前仍被中國當局關押的湖南「長沙富能」¹ 公益組織負責人程淵的妻子施明磊在美國透過 Twitter 發文，表示 2020 年當她仍在中國為程淵被關禁事件抗爭時，中國人權律師鄧林華趁機對她性騷擾。筆名「考拉」、曾因被指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而入獄一年的中國公民運動者趙威，透過 Facebook 發文，指控以報導公民運動、維權議題為主的記者朱瑞峰，在 2015 年以擔心被中國國保² 掌握行蹤而用他人名義共開一房的情境下，在廣州一家酒店性侵她。另外，趙思樂也發文指控中國人權律師王秋實 在 2015 年利用代理一大型政治案件期間，以發曖昧訊息、甚至要求家屬拍寄私密身體照片，以換取她們被捕家人的消息等方式騷擾多名被捕者家

屬，並趁趙思樂去找王了解他性騷被捕家屬事件時性侵趙思樂。

國內外媒體多以臺灣 #MeToo 運動延燒到中國海外民運圈或中國維權人士為題來報導以上相關事件。就上述所簡單描述的事件與經過，這篇短文提出三點主要的觀察與討論：第一，臺灣 #MeToo 運動延燒中國海外民運圈或中國維權圈的基礎；第二，#MeToo 需要有跨境與在地機制和政治機會；第三，性別盲與父權兄弟文化的中國民運圈以及跨境臺灣與中國間的連結。

第一，臺灣 #MeToo 運動延燒中國海外民運圈或中國維權圈的基礎：中國海外（包括香港）的一些公民運動圈與一些關心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臺灣社運、媒體、學術與政治圈彼此間有相當程度的相互關注、交流與合作，這是臺灣 #MeToo 運動「延燒」中國海內外民運與更廣泛的公民運動圈³ 的社會性基礎。從所爆發的事件與情節，此處的「延燒」可從兩方面

-
- 1 「長沙富能」是一個中國公益維權組織，以法律訴訟方式為愛滋病患者、障礙者、乙肝患者等社群維權。2019 年 7 月 22 日長沙國安人員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為由逮捕包括程淵在內的三名工作人員。
 - 2 編按：中國國保系統可溯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國家政治保衛局」，中共建政後該局業務轉移到公安部轄下，其後幾經調整，1998 年更名為「國內安全保衛局」，簡稱「國保」（中央社，2020）。
 - 3 本文中的中國「民運圈」是指八九學運世代與維權律師社群；中國「公民運動圈」是更廣泛地包含關心與倡議中國政體與社會的民主、自由、平等化的民間團體與社群。

談：一，人際關係方面，性騷擾與性暴力發生在因關心與倡議當代中國社會的人權與民主議題，而有所互動的臺灣人與中國人之間，以及中國人之間，牽涉男對男與男對女，彼此間有顯著性別權力與年齡、社會位階的差異，或利用中共政府對中國公民圈壓迫下的恐懼與脆弱性，男性趁機威脅女性並施加性暴力；二，在揭露的途徑上，這波受臺灣 #MeToo 運動所舉發的中國公民權利倡議圈的案例，其爆發路徑先是因為受李元均指控的王丹，既是中國民運圈的知名與資深人士，很長一段期間又來往居住在美國與臺灣間，他的案子在臺灣受指控的同時，適逢中國六四民運的年度紀念活動期間，立即引起中國海外公民運動圈關注王丹案，並在內部掀起很大的波瀾，加深中國海外公民運動圈對臺灣 #MeToo 運動發展的持續關注。而在美國就學的趙思樂因為與中國海外民運圈、臺灣公共知識圈與運動圈的熟識，他對臺灣的媒體人曾柏文與王健壯的指控也同步在中國海外公民運動圈傳開。之後加上心語對滕彪的指控，這波持續性的風潮，也鼓勵了其他幾位現居海外的中國公民運動圈內的女性，公開說出以前遭受目前在中國國內的維權律師或記者性暴力的經驗。

跨越臺灣與中國公民運動圈的人

際等社會性基礎，是導引這波從臺灣延燒到以海外為主的中國公民運動圈的 #MeToo 運動的關鍵途徑。不過，因政治意識型態與期待所建立起的情感連結，是搭起臺灣與中國雙方公民圈社會性連結的重要起點。過去在中國是位律師、目前在紐約從事 NGO 工作、與中國海外公民運動圈有密集工作與個人關係、同時也關注女權議題的陸妙卿，在我與她討論這次 #MeToo 運動時提到，中國海外公民運動社群「在情感上與臺灣是有連結的。」陸妙卿提到，在中共政府與中國主流社會以中華文化傳統不適合民主體制的論述下，不少中國維權人士、民間社會運動者與知識份子對民主臺灣有所嚮往與支持，因為在同是華人社會的假設下，他們覺得民主臺灣提供中國社會也可以操作民主的具體想像。曾經，我在一個國際會議場合所剛認識、任教於歐洲某大學的一位青年中國裔學者，在與我閒談中，很興奮地描述他有次在選舉期間來訪臺灣，特別去觀看選舉造勢活動，「當我聽到臺上的人以中文講出政見時，我真的好感動」，他的感動來自他的中文語言經驗與民主政治在那刻以前未曾產生關連。根據我個人在臺灣相關社運圈與學術圈的參與及觀察，在對中國社會能往民主方向改變的希望下，臺灣相關民間社群對中國公民運動也投以相當的情感與社會性的交流

和支持。雙方公民運動圈間建立起的社會性與情感性連結，既提供臺灣與中國公民圈間性平事件會發生的互動空間，也支持 #MeToo 能跨境延燒。

第二，#MeToo 的發生需要有跨境與在地機制和政治機會：2017 年 #MeToo 運動在美國興起後，相關故事與運動策略透過社交媒介與媒體報導散播到其他社會，在不少社會都發生類似的公開訴說並引發社會回應，形成「全球性」的運動。在沒有深入了解與研究不同在地 #MeToo 運動興起的脈絡下，人們容易因為這個運動是透過網路社交媒介的形式說出個人所受性暴力經驗，而假設因為利用網路科技的穿越性，#MeToo 運動好像「自然而然」就能成為跨境／全球性的運動。但是，發展成所謂全球性的 #MeToo 運動，在各社會所興起的時間點、領域、議程、深廣度與回應深具差異性，如臺灣的 #MeToo 運動就不是緊接在 2017 年，而是在 2023 年中才興起，說明網絡科技的傳播雖能

快速超越邊界，但從現象與理念的傳播到在地行動有所回應，需要有跨境與在地的社會媒介、能量與政治機會作為基礎。

自 2017 年底起，透過社交媒介、媒體報導與相關影視作品，臺灣社會自不陌生於 #MeToo 運動的訴求與路徑。在 #MeToo 運動這個概念與運動傳播進入臺灣前，在婦女與性別運動的倡議下，性騷、性暴力與相關防治在臺灣社會已是相當普遍的概念，並推動政府制定相關法規與組織建制，意圖程序化性騷與性暴力事件的處理與懲罰。但是，尤其在職場，也就是 #MeToo 運動所引發與聲討的主要場域，要說出職場中的性暴力經驗、直指出行為人、並提出申訴，在權勢關係下，所涉及的往往是個人聲譽的受污名、工作權的損失與喪失、社會關係的崩毀，以及行為人甚至可能以損毀名譽等法律途徑對說出自身經驗的被行為人提告的困境。在不利於勞動者／

受雇者的臺灣勞動與整體大環境中，最可能受性擾與性暴力影響的女性勞動者，更可能是處於不利的勞動與性別關係中，或男性受暴者的受暴身份與公開自身受暴經驗，在不符合主流對「男性是掌控者」的性別想像與期待下，沒有顯著友善的社會制度與文化支持，個別受性騷、性暴力的人很難有「底氣」敢公開說出自己的經驗，更何況是提出申訴。被認為是引發臺灣 #MeToo 運動關鍵推力的國內熱門電視劇《人選之人—造浪者》，部分劇情具體地抓到臺灣政治職場中女性所面臨性擾與性別歧視困境，該劇的高閱看率與討論度，讓女性政治工作者與女性勞動者的日常困境變成具體、可看到，引發許多觀劇女性的感同身受與社會敏感度，而劇情安排又很激勵地說出「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的抗爭性宣言與行動，透過戲劇的傳播，一時讓臺灣社會對性騷與性暴力被行為人產生相對較友善的氛圍，也成為被行為人覺得可能可以公開

訴說的機會。

臺灣 #MeToo 運動中有關中國與臺灣公民倡議社群間的性平事件與揭露途徑，清楚地讓我們看到臺灣內部興起的 #MeToo 運動與臺灣社會對發聲者的支持，鼓勵了李元均在多年後公開王丹對他的不當行為，也引發本文所說明的在中國海內外公民圈的其他揭露，不過也很快地在公開揭露幾位中國國內維權律師與公民記者的事件後就停止了。中國維權律師與其他中國公民圈的人與事件，對整體中國人而言是個非常之小的陌生群體，加上中共媒體與資訊管控，在欠缺中國國內在地支持的法規機制與文化下，這波中國海外公民圈的 #MeToo 運動就無法在中國國內傳播，進而引發效應。

第三，「性別盲」與父權兄弟文化的中國民運圈與跨境臺灣及中國間的連結，以及批判的發聲與改變的要求：王丹事件揭露後，一些居住海外以青年為主的中國人大聲喊出「民

主不通過性傳播」、「我們的抗爭是所有人的抗爭」，強烈批判王丹、八九學運世代與中國維權圈內的父權兄弟文化，認為對中國民主的追求並非只是有關政體的改變，性平與多元社會是民主的關鍵指標⁴，並且在中國海外民運團體仍持續與王丹合作下，這些批判者與所屬組織，如紐約民主沙龍（熱風 Zephyr Society，2023a），以行動與王丹所屬與所主導的民運社團與活動切割關係。紐約民主沙龍是中國青年所創立，以提供一個能讓關心中國社會運動的人們安全與相互支持的交流空間為動機，該社群平臺的命名理念在於「為了接續八九一代的抗爭精神」⁵。在王丹被爆出性騷擾後，「紐約民主沙龍」很快地陸續發出聲明與論點，批評王丹面對被指控的態度以及中

國八九世代運動者欠缺性平與多元價值的文化，凸顯中國海外公民運動圈內在運動目標與文化上，世代間的差異與矛盾。

當這波中國海內外 #MeToo 發聲正發展中，一位我所熟識的中國女權朋友興奮地與我分享有關檢討中國民運圈內性別文化的討論，她提到許多提出批判的中國青年深受女性主義、2017 年後的 #MeToo 運動、香港雨傘與反送中運動，以及 2022 年中國白紙運動的影響。批判者點出王丹與其他行為人利用民運或維權律師等身份，與被行為人間存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並強調對性暴力的無法容忍與對受害者的支持（北方廣場，2023）。這些批評正凸顯長期來中國民運圈內對性平價值以及追求日常民主平等關係的忽視。

2023 年 6 月 11 日，目前旅居美國

4 請見近年來，一些主張與倡議中國自由民主的新興獨立媒體與社群的 Instagram 帳號，如「公民日報 Citizens Daily CN」（@citizensdailycn）、「北方廣場」（@northern_square），以及由「公民日報」署名發表的致王丹的公開信（公民日報志願者，2023）。

5 2023 年 11 月該社群改名為「熱風」（英文名為 Zephyr Society），取自魯迅在 1919 年所出版的《熱風·隨感錄四十一》標題，期許「熱風」是個「溫暖包容的多元社群」，能如魯迅所寫的「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相互扶持，持續關心中國議題（熱風 Zephyr Society，2023b）。

的知名中國女權工作者呂頻在他個人的 Twitter 帳號上寫道，王丹性擾與相關爭議「暴露了一種令人震驚的腐敗」現象。根據呂頻，王丹在面對指責時所擺出的「高姿態」，顯示以男性為主的海外民主運動，以不關心性擾與其他性平等議題，不受課責地長期壟斷中國民主運動，而具有性平意識的新世代發聲，代表新價值與新文化要介入中國民主運動（呂頻 Lü Pin, 2023）。以「長安十日」聞名、記錄中國西安市在 2021 年底與 2022 年初之際，以突然封城管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社會情境，剛落腳美國的中國資深記者江雪，在我以社交媒介與她討論這波中國公民圈的 #MeToo 運動時，她以「每次這樣的事件出現都是好的，都是進步的，是個契機來推動進步」，來看待中國公民運動圈內的米兔運動與青年世代對既有運動的批判性挑戰。江雪認為資深一代的中國民運領袖與工作者往往對性別與性向議題認識有限，甚至可能存有偏見，或為了要保護運動議程與相關組織下，委屈其他進步價值。相對地，一些年輕世代對民主有不同於上一代的定義與議程。

不過，從紐約民主沙龍以切割與美國六四紀念館的關係，來回應該紀念館不願譴責及切割與王丹的關係就可看出，這波從性平案件挑戰

中國民主運動內部文化與權力關係的立即回應是有限的。同時跨足中國公民運動圈與女權圈的陸妙卿，很希望能在海外中國民間團體間推動性騷的相關申訴機制，她也覺得女權工作者可以更積極地在中國公民運動圈討論性騷與相關議題，也許能擴展出一些改變空間。然而，一位資深中國女權工作者覺得這不是女權工作者有沒有介入的問題，而是目前的民運圈根本不在意性平問題，也不歡迎女權運動者的介入。從與幾位對中國海外公民運動圈有所接觸或本身就是內部工作者的討論中得知，其實中國民運圈內仍有其他性騷與性暴力事件以私語傳散中，但沒有得到回應與處理，這都顯示性別與性平議題在中國（海外）民運仍是個重要但持續受到無視的議題。

不只中國民運圈習慣性地忽略性平與其他多元價值議題的重要性。自 2015 年中國女權五姊妹被抓後，儘管，女權與相關性平議題是中國國內最常也最容易引起爭議與抗爭的議題，而且也是國際媒體最為關注的中國民間力量之一，再加上 2022 年中國白紙運動中也可看到許多女孩與女人的身影，在極權威脅下勇敢站出，以一張白紙表達他們的憤怒與抗爭。但除了一些婦團、性平團體、性別研

究學者、與可能少數的人權工作者外，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臺灣公民團體、學術圈與政策圈，甚少主動了解中國性別相關議題並與中國女權社群建立連結。這代表跨境臺灣與中國公民圈的連結，具有相當程度的性別盲以及以父權兄弟文化所建立起的人際網絡與價值，這樣的網絡與價值，會鞏固已受不少中國青年一代所批判的部分中國民運人士及其價值，能持續在臺灣相關政策圈、公民圈與學術圈產生影響力，而這點是這次延燒到中國民運圈的臺灣 #MeToo 運動中，所欠缺的討論視角。

這篇文章從三個面向探討 2023 年 5、6 月間所興起的臺灣 #MeToo 運動延燒中國民主運動圈的現象。我試圖探討臺灣 #MeToo 運動會影響到中國公民運動圈的社會與情感基礎；也從分析運動由臺灣引發到中國公民運動圈的人際網絡與影響途徑，提出要關注 #MeToo 運動之所以能發生的跨境與在地社會機制和機會；並且從那些網絡與運動發生後所引起的討論、爭議、甚至分裂，說明中國民運圈內部以及臺灣與中國民運之間連結的父權兄弟文化與網絡。

若回到從臺灣位置來思考以上的現象與問題，性別與性平的敏感度應該是臺灣公民團體、學術圈與政策圈

在與中國公民社會建立關係時，要時時加入考量的重要面向。不管站在臺灣自身利益或支持中國民主運動，我們都希望中國公民運動圈或中國社會能朝向更包含與更多元的方向，我們在情感或社會性上所應避免積極交流與支持的，是可能妨礙多元價值能根植於中國公民運動與社會發展議程的個別運動者或組織。我們應該積極地了解將性別平等與多元族群平等（如關注新疆議題）價值納入其民主運動議程的新興中國民間組織與個人，並且與他們交流、建立合作與支持網絡。

探討臺灣的 #MeToo 運動延燒到中國民運圈的發展，正提醒我們需要反省與改變，長期忽視中國性別運動作為推進當代中國社會民主化重要性的臺灣現象；也藉由這次臺灣與跨境臺灣與中國公民圈的 #MeToo 運動與相關爭論，看到民主是需要深根於日常的平等社會關係與生活中。充斥性騷擾與性暴力的「民主」社群與社會，無法說服其中與其外的人們去相信那樣的民主前景與社會價值值得信賴並為之努力。

參考文獻

中央社（2020年6月3日）：〈政保至上 中國國保局改名為政治安全保衛〉。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006030235.aspx>

公民日報志願者（2023年6月9日）：〈致王丹的一封公開信〉。Telegraph。 <https://telegra.ph/%E7%BB%99%E7%8E%8B%E4%B8%B9%E7%9A%84%E5%85%AC%E5%BC%80%E4%BF%A1-06-08>

王秋燕（2023年6月21日）：〈獨家／知名民運人士滕彪遭爆性侵 受害人現身！不滿擅改「強暴未遂」道歉聲明〉。菱傳媒。 <https://rwnews.tw/article.php?news=9745>

北方廣場 [@northern_square]（2023年6月5日）：〈「Swipe for English translation」北方廣場關於王丹被控性侵和性騷擾的聲明〉 [照片]。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p/CtGff2VuGOg/?igshid=MzRIODBiNWFIZA%3D%3D&img_index=1

呂頻 Lü Pin [@pinerpiner]（2023年6月11日）：〈1. 關於某個性騷擾，每個人都可以基於其良知理性判斷其是否曾經發生〉。Twitter。 <https://twitter.com/pinerpiner/status/1667750643136700417?s=46&t=vQkzPqim3I4Q2TzP6Ihcgg>

張淑伶（2023年6月21日）：〈旅美中國學者滕彪捲入 MeToo 聲明致歉 心語控強暴未遂〉。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306210332.aspx>

熱風 Zephyr Society [@Zephyr_Society]（2023a年6月4日）：〈民主沙龍關於王丹被指控性侵及性騷擾的聲明〉。Twitter。 https://twitter.com/Zephyr_Society/status/1665371995993784320

熱風 Zephyr Society [@Zephyr_Society]（2023b年11月8日）：〈重大通知：紐約民主沙龍現正式改名為“熱風”，英文為“Zephyr Society”〉。Twitter。 https://twitter.com/Zephyr_Society/status/1722039738461245580